



乡情悠悠

最后的老屋

马春歌

那年,父亲从故乡打来电话,告诉我那几间老屋要拆迁,让我抽空回去看看。原来国道修到家门口,老屋被划为拆迁对象。父亲的言语中流露出对老屋的眷恋之情。

老屋,是我出生后的第三处住所,上下两层都是木板合成,后面是一个四合院,室内墙角用几根圆柱子顶立,四周的围墙由散发着幽香的木板做成,大门、窗户也是木制的,我们就把这房子称为木屋。到了冬天,只要一进门,一股暖气便扑面而来,整个人更感到暖烘烘的。

当年勤俭持家的母亲凭着她一手娴熟的裁缝手艺辛苦挣钱才买得下这套老宅。从外表看,木屋破旧寒碜,屋内整洁温馨,母亲把院落收拾得井井有条,花坛里栽种上一株金桂和一株广玉兰,屋檐下养了一群飞鸽,鸽哨阵阵,花木芬芳,整个日里也充盈着我们全家的欢声笑语。木屋是温馨的港湾,浸染着我们朴素日常的温情。每当天刚麻麻亮,母亲起床劈柴做饭,洗刷锅盆碗筷,木屋上空奏响了阵阵动听的交响曲,而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迷人。母亲热情好客,又有好手艺,屋里经常人来客往,她乐呵着,一会儿便端上了一道道可口的饭菜。院子里,斑驳的光影从树的缝隙间漏下,再从雕花的木格子花窗里不紧不慢地摇曳进来,还有鸡鸭鹅听的大合唱。皓月当空,一家人摇着蒲扇坐在院子里乘凉、赏月、谈古论今。秋雨绵绵,张大婶、李大妈来这里缝缝补补,家长里短。有一年,家里添置了老街上唯一的彩色电视机,每当夜幕降临,乡里乡亲搬上凳子在家门口摆起“龙门阵”,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们就隐约觉得生活这般美好。每逢盛大节日,我常常站在屋前往外看街上的“舞龙”和千姿百态的“灯展”,看整条老街上热闹的场面,四季的生活剪影汇聚成生命里一道道风景。

在这方小院里留下了我们天真无邪的笑语,铭记着母亲临终前叮嘱我们的话:以后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日子再艰难,也不能卖掉这座房子。的确,木屋也值不了几个钱,可它是母亲心血的结晶。当年想在临街买下这个宅子,执着要强的母亲暗地里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所以我们都知木屋在她心中有多重的分量,有多深的情结,守住了木屋,也就守住了根。木屋,曾为我们遮风挡雨,抵御寒暑,历尽沧桑,承载着我们成长历程中所有的喜怒哀乐,承载我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浓浓亲情。

寒来暑往,当我的左手向着山外召唤,右手向木屋挥别时,当我洗去泥土的双脚从乡间小路走出,每敲击一下城市的彩色地砖时,当我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踏平小院

的每个角落,又穿着高跟鞋走在城市的霓虹灯下时,我都会想起木屋。曾经的天伦之乐、姐妹情深,曾经的理想向往、心路历程,成为铭刻在我脑海中美好画面和温馨记忆。熟悉的人,暖心的事,一切都恍如昨日。

姐姐哥哥成家早,我和弟弟先后有了工作,在县城找到了知己,父亲隔三岔五到子女家小住,木屋少了打理它的主人,免不了有些落寞。记得有一次回去,很费力地推开那两扇沉重的大门,一股霉味迎面扑来,阳光从屋顶的缝隙筛落下来,光斑落在地面上,细细的尘埃在光柱里游荡,房顶长满了青苔,瓦脊上长满了蒿草,瓦檐也被岁月染成黑青,木门褪色掉漆,四壁和室内的木柱、楼板上都结满了蜘蛛网,窗外爬满了青藤,仿佛在我少年的梦境里荡着秋千。木屋伤痕斑斑衰老了许多,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正在经历着风吹日晒的剥蚀。只有院中的广玉兰依然挺拔,虬曲的根依然在这方热土中延伸,默默传递着生命的真谛。庭院深幽、宁静,给人一种空寂荒芜之感。

进门的过堂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厢房里,墙壁上穿着红肚兜骑着鲤鱼的福娃格外醒目,散发着温暖朴素的气息,大俗亦大雅。那是有一年春节父亲贴上去的,为家里增添了不少喜庆。窗前的那台“老古董”上海牌缝纫机静静地伫立着,它曾是家里的宝贝疙瘩,我记不清它已陪伴母亲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个不眠之夜,母亲假在缝纫机旁飞针走线,“咔嚓咔嚓”声似冲锋号角从小屋里传出,满院生机盎然。母亲去了,缝纫机的古朴、神圣一直让我心存敬意。门框上盘型的广播喇叭依然存在,不经意间让我想起小喇叭陪伴我度过的漫漫岁月。新闻、文学、音乐、广播连续剧让我如痴如醉……厨房里乳白瓷砖灶台敦厚踏实,对面梁上吊着铁钩的竹篮仍在风中摇摆,曾多少次期望触到篮底,慢慢从勺上摘下竹篮,偷偷摸点好吃的。水缸旁边的老式三斗桌上,摆放着各种坛坛罐罐,面坛、米罐、酸菜缸之类。母亲总是在微弱的灯光下周旋于坛坛罐罐、案板灶台间,炮制那些无上的美味……

循着记忆,我看着木屋每一处熟知的地方,依稀可见我们留下的踪迹。如今经历了栉风沐雨的木屋早已被拆迁,但在我的心灵深处,它始终如影随形。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一幢能代替木屋的高楼大厦,更没有理由不去接受美好的新生活,虽然我们已拥有了比一个木屋更时尚、更宽敞的房屋,但是木屋不会从我的梦中消失,其风骨依存,记忆犹新,传承永久,我会永远怀念它,永远……③7



诗语

西峡秋歌

文香埤

西峡的秋

是一片丰满的山城原野
灌河的眼眸 在天高云淡中尤为清澈
老界岭叠翠流金 渲染出活色生香的秋色
山茱萸红了 猕猴桃熟了
香菇的香味飘向了世界
伏牛山的叶子也逐渐飘落
迤迤的山林显出它的秀逸
那是一份不需要任何点缀的洒脱

云彩山上

朝阳如醉 晨光似水
成就了山峦的雄阔之美
那水草丰美的沟壑峡谷间
想必还有恐龙沉睡吧
想必还等待着
与人类跨越亿万年的“双向奔赴”
菊花山上
金菊随峰峦绵延
李白的诗句 在一片金黄色中铺展

伏牛山的风

干净纯美 不带一点修饰
掠过重阳寺佛爷山
掠过老子归隐的老君洞
是楚风的味道吧
屈原还在吟唱——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是汉风的韵味吧
医圣山上慨叹仲景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秋声静寂 远离喧嚣

步入秋的诗中
问寻那虚掩着的柴门
看有多少岁月
封存着陶渊明的足迹
秋声入耳 况味醉人
这丹江水源的涵养地
山水相映 多姿多彩
八百里伏牛 如此高远辽阔
让人在秋实丰盛中
感受生活的热烈
感知它淳朴厚重的本色③7



心香一瓣

独山小记

魏俊朝

此生,与独山有幽深似谷的缘。

知道独山,是在收音机里。那是上世纪90年代,南阳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谈话节目《独山夜话》。寒宵兀坐,万籁无声,唯有电波传音,如清泉从心底潺潺流过。从此,知道了南阳有一座山,独山。后来就梦想着,有朝一日,与他有一次相看两不厌的相逢。

暮起帘落间,已走过大半生。这梦一直在我心中,挺立西风。直到今年初冬,才得以成行。去的那天太阳病恹恹的,风不大,却恹恹,一副唯我独尊的模样。走到山脚下,仰望独山,冥冥濛濛,宛若披着一袭轻纱。顺着山门往里走,山石磅礴,碧水清涟,山水相依,挽颈勾肩,让人想起跌宕起伏的旧日情事。

在三岔口,登石阶而上。老树苍然,一阵风来,地上的落叶在歌唱。几株桂花,枝叶葳蕤,阳光如筛,荫翳逼人,走在树下,如走在前世。一棵古槐的枝柯间,悬着一鸟窝,在山阔地远间孤独存在着,倔强等待着那声声鸟鸣。它让我想起已幽冥相隔的父亲和两鬓飞絮的母亲,还有故乡的三间老平房和缕缕炊烟。我走在异乡,却心系故里。独山给了我草木情深和万千气象,使我能够泪眼婆娑地南望。独山的风啊,你能否风干我潮湿的梦想?使我追梦的步履不再忧郁和彷徨。

登山的途中,我想起李白,他才大如海,诗思更是纵横,名动天下。他浪游的时候,先后数次来南阳,留下了放马云天、脍炙人口的诗篇。他每次来,独山是他的必游之地。在这里,他亲吻过黄澄澄的桂花,抚摸过突兀的石头,采摘过青翠欲滴的蕨菜。他也曾站在山顶,仰望一星如月,俯瞰万家灯火,可是,没有一盏灯是为他亮着的。离开的时候,他势必也是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吧?我知道,他与崔宗之“白水弄素月”的时候,还回望了一眼独山说,宗之你瞧,独山真美。这座山,杜牧、岳飞、许浑等好多名播大千的人都来过。他们来的时候,都说独山您好。他们的到来,使这座其貌不扬的山有了些许文艺。

把思绪收拢,已到了山巅。俯瞰,山势崔嵬,林木芊芊,远处高楼参差错落,麦田葱郁。近处,夕阳在山,人影散乱,鸟声如丝。在独山行走,在山隙水泻处徘徊。那破土蜿蜒的老根,那粉墙黛瓦的宫殿,那古镜般的池水,那啾啾的鸟鸣……这骨力坚挺的自然美彻底征服了我。在独山,我腹内堆积的污垢终于如烟云散去,心内泊然无染,空无幽渺了……

暮霭低沉,城里已是灯火通明。我依依不舍从独山离去,这时,耳畔起了风声,我懂,那是独山在和我说话:珍重!③7